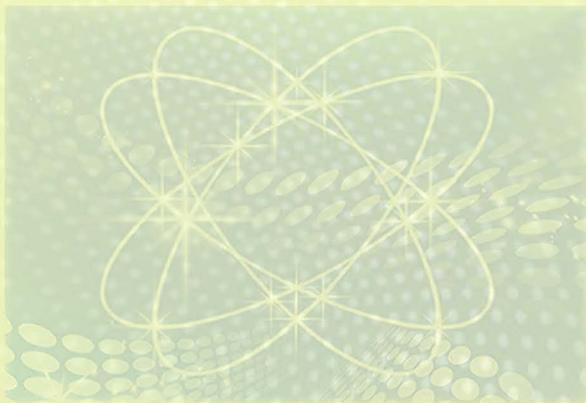


时光的门闩—流淌的岁月

陈明秋 著



江西美术出版社

时光的 门内

——
流淌的岁月

陈明秋……著


江西美术出版社
全国百佳出版单位

序一

兵哥哥的青灯旧梦

陈 政

有的人，穿了多少年军装还是农民；有的人，脱下军装多少年还是军人。陈明秋属于后者。

一个福建人，却是高个子；一个喜欢舞文弄墨的人，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由分说和硬朗做派，尤其表现在酒的问题上，气场特别强大。

可解。

不可解。

不必解。



我和陈明秋属于一个年龄段。我们的父辈活在一个缔造英雄和英雄辈出的时代。由是，英雄梦便非常自然地植入了一些懵懂少年的内心深处。当然，他们隐隐约约地知道，和平年代，没有那么多英雄可出了，但，能否造就一个崇尚英雄、怀念英雄的时代呢？

回答是肯定的。

那个年代，人们为大梦的来临或即将来临激动着，为秩序的打碎与重建、重建又打碎亢奋着。每个人都是刘伶，每个人又都是李白，每一天都活在口号声中和锣鼓声里，不用上课，不用上班，被飘荡无根的“革命”“造反”浸淫，“阶级”是一个恶毒的口头禅，成分不好的人连脚趾不小心踢着了石头，也是1966年的那种疼法。

那年头，军人是英雄的替身，穿上军装的人，便成了英雄的化身。

让英雄的人生和我们的人生共振，让英雄的轰轰烈烈与我们的平淡无奇互相浇灌与滋润，显然胜过武侠小说中的那些亦真亦幻。

于是，对激情燃烧岁月的记录、重温、理解与追寻，是那么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底色。

二

据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，人类才明白了自身就是一个复调，是善良与罪恶并存、此岸与彼岸纠结的真实荒诞。

陈明秋那时不“认识”陀思妥耶夫斯基。

三

站在一个合格诗人的角度来要求，我不能说陈明秋的诗写得有多好，但，诗歌形态强调的是精神与现实，因为张力和不适应性而产生诗性空间，并以人的情感、思想、价值判断作用于对象物而产生审美表情。

我以为，太过沉溺于个人私我的内心描摹和沉醉于外部现实的书写，在本质上都不能有效地使用好诗歌，至少不能长袖善舞。

陈明秋对生命诗学的开拓是积极的。

作为凡人，他只能在普通生活阅历中激发自己最真的感受；作为行者，他却永远保持着一名战士的姿态，在征途中毫不懈怠，奋力迈开前行的脚步，而留下的每一个脚印，在他看来，都是一朵英雄花。

作为军人，他侠骨铮铮，凭栏远望，铁琵琶，偃仰啸歌；

作为儿子、丈夫和父亲，他柔情寸寸，爱意荡漾，长烟引素，深情缠绵。

笔下尽是故土情怀，梦境讴歌；纸端全然长调短笛，爱恨叹唱。

钢枪与鲜花结构了他刚柔并济的诗歌世界。

真诚、坦荡、质朴，成为了他诗意人生的主色调。

人生最难的，就是了解自己，诗歌则提供了一个朝向自己内心的最佳通道。

的确，诗歌不能给我们带来物质上的满足，但能给人审美愉悦，而审美愉悦，恰恰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四

这部诗集命名为《时光的门闩》。

时间是物理学中的七个基本物理量之一。在哲学上，时间是抽象概念，表达事物的生灭排列。其内涵是无尽永前，其外延指一切事件过程长短和发生顺序的度量。“无尽”指时间没有起始和终结，“永前”指时间的增量总是正数。

我曾经演绎过“在时间之外”这一概念，可是在“时光的门闩”面前，“时间之外”这一概念显然驴唇马嘴。

别林斯基说：在所有的批评家中，最伟大、最正确、最天才的是时间。

曾国藩说：天可补，海可填，南山可移。日月既往，不可复追。

时光太瘦，指缝太宽，一辈子，原来真的很短。

那些年，我们回不去了。只有往事如烟，还有一些往事并不如烟。

有什么能够把时间拴住呢？

有人用相机定格，有人用回忆淘洗，有人用勒石雕刻，也有人干脆一任滚滚长江东逝水。用诗歌拴住时光，当然是梦境的一种。时光毕竟是拴不住的，可诗人如果着意当一个时光的镌凿者，那么，一首首诗歌，就会成为他在时光中疼过、爱过、恨过之后，刻下的或深或浅的明亮证词。

在情感的世界里，海枯石烂可能是假，但那种发自内心的相思肯定是真；地老天荒可能是假，但那种无言的长久陪伴肯定是真。

闲走一程山高水阔，淡看一季绿肥红瘦。

因为陈明秋明白，追求生命永恒，是人类最具本能色彩，也是最具本质意义的期盼。

五

岁月、往事以及命运，都在时光的年轮中，走成了一条又一条印痕。

这印痕缠绕交错，编织人生。

我与陈明秋结缘原来有多种通道，他的太太是我的老乡；他的小舅子是我妻子的幼儿园同学。然而上苍偏偏安排了我们以诗酒相遇。

诗，点燃了我们胸中的豪情；酒，照亮了彼此心头的真性。真个是：生死一笔差，浮名莫管他，琴棋书画茶，诗酒趁年华。饮平仄，嗅诗香，同举杜康；今宵醉，明朝醒，畅舒疏狂。浩荡酒气麝兰和，惊大梦，笑呵呵，长嘘人生能几何？

诗与酒互生共养的中华文化，如长江黄河，洋洋洒洒一路相拥着走来，陈明秋和我同时被裹挟其间，那溢出的融融暖意和淋漓性情，那让人可以抒情的长吁短叹以及可以随意呐喊出的爱恨情仇，往往都在跌跌撞撞的醉意里。

二十多年前，我写过一首《醉酒》的诗，录兹如下，以壮《时光的门闩》之行色：

顿时
身轻如羽
荡荡又飘飘
腾云驾雾 乱晃

山路尽头 明月
照谁踏歌而来
笑我满面红光

喷出一口酒气
大骂 大哭
而后放声大笑
招手 跌跌撞撞

来 来
合着我的节拍
唱着鞋儿破帽儿破
岂不也和别人一样
悠悠扬扬

从来不敢这样
形骸放浪
潇洒一次

妙语就与山峦答对
可使山鸣可让谷响

一个男人 没醉
为何要醉
又为何不醉
既然现实污浊
便去寻找梦乡 不
他不在梦乡 不在
梦乡

酒瓶紧紧握在手中
还有半瓶喝剩的年华
喝 再喝
一直喝到
两鬓如霜

既然看不到将来

就无须想起将来
既然是灰色的以往
便不屑记起以往

喝 再喝
醉成一丛龙须草
悬崖边
从从容容
坐观天象

六

兵哥哥，是说陈明秋在时光的流淌过程中，不断地接近属于那个时代人们的真情实感，看到他们为雕刻时光而作出的有血有肉的鲜活努力；是说陈明秋在和平岁月里，用寻找英雄的耳朵去谛听粗壮的喘息，在寂静中寻找着那若有若无的任何响动。陈明秋们认为自己的使命，是让英雄们复活，是让一个民族的雄性血脉绵延不绝。

他是那么期待着自己越来越陌生的怦然心动。

我完全理解，却没有完全认同。所以我用了“青灯旧梦”来做这篇文章的标题。

这里的“青灯”，取陆游两句诗的诗意：“白发无情侵老境，青灯有味似儿时。”

年过花甲了，不敢想象还能握着旧梦的手一路前行，只要有那份留在心底的情愫，时时回味，便已足够：照样收取长城望远昆仑折桂，照样可以春华秋实儿女情长。

2014年11月16—19日

（陈政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江西文化研究会秘书长，江西作家协会副主席）

序二

在时光中“还乡”的诗人

程 维

陈明秋，一个好诗意的名字，这个名字本身就似乎对应了一个诗意的世界。在城市化日益扩张的今天，诗意似乎随着山川草木的减损变易而越缩越小，那个李白们生活过的貌似诗意无所不在的世界正在消失，月亮被雾霾所遮蔽，流水被垃圾所侵占，乡村在遗忘中凋落，炊烟早就成了风干的泪水，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当下，传统的诗意在消失。海德格尔所说的“诗意栖居”，正陷入两难，谁还在当下打捞诗意？谁还在当下固执地寻找失落的诗意世界？

“一阵忧愁 / 把冲动的灵魂叠放”——这是陈明秋在《秋之深》中

的告白，只有诗人才会如此关注精神世界的灵魂安顿，只有诗人才在意世界急速向前飞奔的时候有可能失落的灵魂。我把陈明秋这部《时光的门问》看作是一个诗人面对当今世界的心灵告白与对诗意世界的找寻。

他是从“故乡”入手的。“故乡”这个词，在当下的语境中远远超出了故乡本身，它是诗人生命的“原在”，灵魂与精神的寄放处，是每个人最本真的地方。在陈明秋的诗里，那是“从山区岩缝里流出的记忆”（《故乡的小溪》），“轻轻的雨滴舔在唇上 / 静静的山野含在眼中”（《往事》），故乡的桥“远远望去，像祖父的腰”，故乡的荷塘“寂静水面是一幅写意画”“风轻摇着的两株红黑玫瑰花 / 在楼顶伸出美丽”（《一方池塘》）。陈明秋写葡萄、丝瓜、枣树、蝉，如数家珍，历历在目，笔笔都是现代人离“故乡”已远的乡愁。“蝉，不知疲倦地叫着，梦里也感觉，这是夏季。”诗人用赤子般的情感、优美的意象，吟咏着故乡，表达着内心深处的爱。同样，也为故乡在当下的尴尬与凋蔽，表达着心中的痛，“夕阳像一面镜子 / 照黄了山脚下的土屋 / 屋顶青瓦睡着了 / 干打垒的土墙，用手 / 遮掩身上的补丁”，诗人极具画面感的描述定格：“老奶奶弯曲粗糙的手，像木柴 / 伸向灶膛里点着生计”（《空心村》），何其打动人心。“弯弯曲曲的木兰溪 / 像时光老人手中的算盘 / 记录着沧桑 / 计算着日子”，打破常规的喻体，常常出现在陈明秋

的诗里，“木兰溪”转换为“算盘”，故乡便一直盘算在诗人心里，怎么也放不下。面对“数百年的厚重/谁去整理明朝初年留下的记忆”（《老屋》），诗人心中显然是沉重的，时光淘洗事物，但总还有些事物刻画在心里，让诗人为之思考、追问、书写，折叠地安放到某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心灵的宿地。诗人在很多时候就是做着这样的工作，与其说诗人是在关注时光，不如说诗人是在关注心灵。诗意的世界，就是心灵的世界。那些倾注了人类情感的古老事物的消失，从时间和物理概念上看是一种必然，但诗人是人类情感与心灵的守护者，诗的基本元素——意象——恰是人类情感的寄存物。事物的消失并不意味着精神的遗忘与放弃，所以陈明秋才会在诗里感叹“没有了炊烟/去哪儿寻找我的故乡”（《炊烟》）。诗人不一定为所有人立言，但诗人一定是一个固执的“还乡者”。

荷尔德林在预感到人的不可逃避的无家可归之境的同时，也预感到人类必将重返故里，他在《帕特莫斯》中吟唱道：

神近在咫尺，又难以企及。

当使者过于雄浑，

危机反倒潜伏。

……

既然时间之峰厌倦了相隔天涯的山峦，

密集聚居，相偎相依，
那么，圣洁浩瀚的水波，
请赐我们以双翼，让我们满怀赤诚衷情，
返回故里。

“还乡”成为荷尔德林晚年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。还乡就是返回人诗意地栖居的处所，返回与神灵亲近的地方，享受那由于俾伴神灵而激起的无尽的欢乐。这就是诗化，就是诗意的人生。因此，诗人的故乡是所有人的故乡，所有人的故乡都是诗人的故乡。诗人从离开故乡起，就走在寻找与返回精神故乡和地理故乡的路上。

陈明秋是一个在时光中“还乡”的诗人，在他的心里“解放鞋——那是我心中的佛”，诗人可以“骑着凡·高的马车，渡过《富春山居图》”，“一颗空灵的心装着大海 / 细数每一道出海的航迹”，“海风抚摸的缕缕发丝 / 正编织渔船的缆绳”（《妈祖》），诗人咏叹“山海，我的故乡”，“站在海边，仰望尽头 / 大海结出朵朵绚丽的彩锦”。在一个还乡者的眼里，“时间”和“空间”是他最敏感的，陈明秋的诗有很强的空间感和时间感。画家是在平面上创作空间，他写画家却突出了时间在画家身上留下的痕迹和分量，“时间卷缩成了图样 / 烈火催生了年轻的雕塑 / 数根熬夜的白发 / 已露微词”（《他画像》）。他写空间，“天空是一只倒扣

的大海碗 / 工地脚手架上的灯 / 是碗中的一小颗饭粒 / 一个人踮脚在碗下 / 与那颗饭粒交流”，“叹自己是块古老的石头 / 只有乡愁能琢磨得透”（《咏叹》），通过空间之大，写出了农民工弱小的境况，诗人写得如此悲悯，如此深刻，震撼心灵，诗歌的想象力所营构的意象，亦如此奇崛，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。而“乡愁”，又写得那样钻心锥骨。诗人的《酒啊酒》，写得豪情奔放，荡气回肠，如一首酒的“史诗”；诗人写“父亲”第一次从乡下来县城，“他背来了几十里山路 / 背来了乡村的鸡鸣犬吠”，写得异样深沉；诗人写“爱人”，通过“轨迹”描写“家门、学校门、单位门三个名词 / 被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绑架”，写出了沉甸甸的深情；诗人写“战友”，更是写得感人至深。

从这部诗集可以看出，陈明秋的诗豪放中有深沉，深沉中有深情，深情中有深思，深思中有细腻和深刻。作为一个通过对时光的“回溯”而返回与寻找“故乡”的诗人，陈明秋运用鲜明的语言意象，以深沉的情感和深邃的思索雕刻诗歌，他的诗就有饱含生命情感与思想的分量，就有了打动读者心灵的强大内在旋律，就有了一咏三叹而令人回味的艺术感染力。

我以为《时光的门问》是一部可以静心阅读的诗集，如果能给时光问上门问，留住珍贵的时光，我们就能与诗人一道在时光里“还乡”，